

就交談可能性一文回應韓德力神父

錢志純

韓德力神父於二零零三年底十二月三十一日作了一篇退休告別演講，邀請親朋好友去聆聽。可惜我身體不好，不然我一定去聽，尤其是他提出退休的原因中，有我錢志純的異議，使我感到慚愧，他是如此看重我的意見！

我是橋樑教會邊緣的人，從來不曾獲邀請出席橋樑會議，只不過有時將地下教會寄來的呼聲，轉給有關人士。我對韓德力神父是由衷的欽佩，其熱心、愛心及組織的能力，非一般人所能及。他中文的造就，外籍神父少有出其右者。我寄出這文之

後，心中一直不安，恐有傷到愛德，在想想韓神父已退休，我把全文寄給《鼎》，因爲我看到韓神父的「宗教交談在中國是否仍有可能」一文，在《鼎》二零零三年冬季號（總第一三一期）刊出。希望韓神父的繼承人，能補上韓神父沒有做到的一部份，即勸導愛國會內的主教，不要只利用韓神父的好心，獲得物質上的幫助，忽略了韓神父真正的福傳精神。

韓德力神父行文，很能出奇招。讀者大概尚未忘了他那「公元二零零零年教宗是中國的朋友」的

論文，大大地鼓勵了愛國會強迫地下教會向地上教會靠攏，使愛國會肆無忌憚地於二零零零年正月六日自選自聖主教，把教廷的命令丟在一邊視如無物。復於同年十月一日，為中國一百二十位殉道宣聖的事，全國上下叫囂反對，中梵交談從此中止，雖經教廷多方努力，甚至教宗本人提出善意，都沒有正面的反應。今天忽然又看到韓神父的大文：宗教交談在中國是否仍有可能？又是一個奇招。近來教難的報導層出不窮，是否愛國會又要利用此奇招，再度發起教難？

韓神父所主導的「歐洲天主教有關中國會議」，於二零零三年九月在比利時召開，承韓神父給我寄來蘭州地下主教韓志海主教所發表的「給朋友的信」（編者按：見本刊今期），呼籲響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召喚，謀求中國教會的合一。我立刻複印了這封信，寄給地下教會的友人，同時亦把它寄到梵蒂岡電台，回應韓神父多年來的努力，使地下教會與教宗認可的地上教會合一。不久我又收到

韓德力神父所寫的這次會議的記錄、比國樞機的談話及大會的最後宣言。我看了之後，發覺今次會議對強調合一說了不少，但多屬片面，沒有提到教難及中共的迫害，尤其是扮演一些兩面人的不稱職的公開主教，幾乎毫無條件受到支持，給人的印象好像中共已開放宗教自由。實際上臺灣許多人就是這樣被誤導而相信了。

多年來我和韓神父的意見不合，地下教會的怨聲，他似乎不理不聞。他非常樂觀，又是外交的能手，再加上他的基金會，中國愛國會的大老像傅鐵山主教、金魯賢主教及劉柏年秘書長等，都是他的好朋友。這幾人一到歐洲，就是韓神父的貴賓。更不必談如何在各方面，幫助他們的事業。所以他在中國相當吃得開，而所得消息也特別多。

我相信韓德力神父的一切，都是出於愛心。二年前在輔仁大學召開的中梵建交六十週年的研討會後，我覺得我們彼此有交談的必要，我自動地向他請教，要求和他晤談。承他給我聖母聖心會對橋樑

教會工作的一套計劃，很有規模，使我印象深刻。我就建議希望從事橋樑教會的機構，冀能聚在一起，擬定一共同的守則，以對付中共的愛國會。

中梵交談中止之後，各方的立場已相當明顯。教宗爲教會的元首，與他共融是信仰的底線，不能再有含糊的餘地。中共的政策也十分明顯，仍是堅持統管一切，宗教要受其全權控制。我的意思是，現在正是教會與中共宗教政策角力的時候，橋樑教會應支持地下忠貞教會的奮鬥，並催促公開教會的主教，勇敢表明自己的態度，和爭取宗教的自由，與愛國會的政策抗衡。

事實上地下教會的忠貞，是梵蒂岡與中共交談的本錢，東歐諸國的教會，就是這樣使梵蒂岡受到看重，越南政府之與梵蒂岡改善關係，也就是越南教會忠於教宗。中共已體會到宗教是長期存在的事實，不可能一時予以消滅。他們也體會到以往的迫害及強制不是辦法，所以強調再教育。這樣給忠貞教會留一空間。所以叫公開教會的主教，不要害

怕，勇敢和地下教會一條心，擁護教宗爲教會的元首。越南教會就是個成功的例子。早年前，越南共產政府准許全體主教出席教宗召開的亞洲主教會議。這次教宗任命胡志明市總主教爲樞機，越共政府表示榮幸。反觀中共政府沒有批准中國主教出席亞洲主教會議！這是值得橋樑教會反省的。

我很早已在網路上看到有關今次歐洲中國天主教會議，認爲這應當是一次重要的會議，立刻去信詢問參加會議的情形，但韓神父給我的回應是相當冷淡，他說是不邀請任何人，大家自由參加。我本想請龔樞機基金會的龔民權先生去參加，而我自己也想出席，但不幸我不久生病，無法行動，就此罷休。

在歐洲天主教有關中國會議召開的同時，米蘭外方傳教會也召開「天主教會與中國會議」，香港陳日君主教應邀參加這次會議，並於會後指出中國天主教會的處境仍然沒有改善。他說：「我肯定只有少數人，極少數人真正知道中國的宗教政策的

情況，這樣多年來，宗教政策基本上沒有改變，仍然非常反面，約束非常大。」他又說：「我們有一個重要的因素，就是屬於羅馬教宗之下。而這是共產黨人所不能容忍的，因為他們要控制一切。在這方面沒有改善。」關於這一點，在歐洲天主教有關中國會議上，似乎一點也沒有提到。米蘭外方傳教會的「天主教與中國會議」，十分認真辦理，他們尚有一系列的後續會議，繼續召開。他們的曾其光神父對大陸地下教會有深切的瞭解及同情，認識中共的本質。所以這個會議，加上有香港的陳主教，必定能給中國教會正面而較週全的貢獻。

由此我對韓神父所領導的「歐洲天主教有關中國會議」，感到美中不足，目標太狹窄而不夠客觀，很能誤導。現實中，公開教會的主教我行我素，置教宗的叮囑於一邊；而中共對公開教會，為所欲為，表現出中共控制一切！

非常感謝韓神父給我寄來他的論文：「宗教交談在中國是否仍有可能？」這也是對我在《教友生

活週刊》上致陳日君主教的信所作的一部份回應。他並藉此表明自己的立場，他一直熱衷於交談，但畢竟忽略了阻礙交談的真正因素，而這因素就是來自他的公開教會的朋友。現在讓我對韓神父的文章，說出我的意見。

首先我要澄清這裡我要談的「宗教交談」，不是「中梵的宗教交談」，這事已中止了兩年多了，儘管教宗一再示出好意，中共毫不動情，堅持宗教是他們的內政。本文這裡所談的「宗教交談」是，指地下忠貞教會，和與教宗認可的官方教會或愛國會的主教之間的交談，旨在達到合一共融。

但在韓德力神父這篇有關交談的文章中，把蘭州韓志海主教向官方教會的喊話，說成向中共發出的一道訊息，把梅州廖宏清主教低聲下氣的向教友的宣稱，也說成向中共政府發表訊息，這樣一來，整篇論文變成了為官方主教辯護，實際上還是着力於推動韓神父自己的合一理想，強調地下教會不應該拒絕與官方教會交談，不要批評官方主教為兩面

人。

我的回應是，韓志海主教的信寫得很中肯，他的對象是歸依教宗的愛國會中的主教，他向他們挑戰，叫他們勇敢站出來表示自己的立場！韓主教不是對中共政府喊話，他是向公開教會主教喊話，叫他們表明自己的態度，忠於教宗，這樣才能使「雙方教友即可共祭」。這樣一方面回應基督的祈禱「使他們合而爲一」（若十七：三）；另一方面也回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要求。可是公開教會的主教沒有這樣做，他們不敢違背中共。韓神父不便要求公開主教拿出勇氣，反而把韓主教的話，說成向中共的喊話！

在自選自聖的祝聖主教行爲上，在附和愛國會反對教宗的宣聖事件上，在教會主教的失責。這種勇於對朋友的直言，不是責斥他們，而是要喚起他們的良心！韓神父對官方教會在祝聖主教的行爲上嚴重失職，在祝聖主教最重要的關頭，否定教宗的任命，而以非法及反對教宗

的中國主教團的任命接受祝聖，竟然予以寬容！官方教會如果眞的是忠於教宗，應當立刻停止祝聖行為，而被祝聖的廖宏清神父，應當拒絕非法祝聖。

教宗一再聲明，主教應清楚表明自己是教會的牧人，即使應流血致命，亦在所不惜。中共這樣迫害中國教會的自由，已不只這一次，官方教會已習慣接受，事後低聲下氣，向近邊的人說自己有教宗任命，這樣就算賠補了公開否認教宗任命的行爲了嗎？因爲促成祝聖禮的橋樑教會，一再寬容官方當局的這種作風，使中共肆無忌憚，出來主導祝聖的禮儀，使官方主教不得不做兩面人，公開接受非法的任命，成爲愛國教會的主教，私底下以「躊躇和低沉的聲音向貴賓聲明他確實是已經由教宗任命」，希望獲得一般教友的支持。

我是非常贊同地下和地上教會成員修和合談是否可能，關鍵不在於中共，而在於官方教會的主教，因爲是教會團體內部的事。公開的主教肯不

肯拋棄政治的立場，在信仰的真理上與忠貞教會交談，所以若把兩方面的教會成員的交談困難，歸罪於地下忠貞教會，就是太沒有道德了。

境外的橋樑教會，對於造成中國目前的情形，不能說沒有責任。您看越南的教會，他們始終忠於教宗，政府也准許他們出席教宗所召開的會議，教宗任命一位新樞機，政府也表示歡迎，恭喜越南天主教會有此榮耀。反觀中國的官方教會，率先反對鄧以明主教獲教宗任命為廣州總主教，反對教宗擢升龔品梅主教為樞機，反對二零零零年十月一日的中國真福宣聖，公然支持自選自聖主教等。其反對教宗的熱衷甚於中共政府。對於這種官方教會，橋樑教會對他們的衛護，不能不做自我反省。愛之適足以害之！

我希望我們今後為中國教會服務的橋樑教會，多聽聽地下忠貞教會的聲音，特別看重他們的主教，他們五十多年的經驗，是值得境外的橋樑教會優先請教的。目前許多教區一片混亂，大多由於

境外教會的干預。境外教會，應運用他們的財力，尤其是其外交的便利，向官方教會的朋友呼籲，叫他們拿出勇氣，和忠貞教會一條心，擁護教宗，聽教宗的領導，讓教宗去和中共政權交談。同時向中共政權喊話，為什麼不能讓主教神父教友們，享受一點良心的自由，強迫他們做違背良心的事。這是一個民主國家應有的現象嗎？

中梵交談中止之後，中共如不放棄其宗教政策，宗教交談已變得不可能。韓神父這次提出的奇招之後，公開教會的主教如果不誠心誠意依隨教宗的召喚，而仍舊扮演其兩面人的角色，是騙不了教友的，宗教交談仍然是沒有希望！

